

袖珍典藏本

张锲散文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费平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锲散文/张锲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ISBN 7-5080-1699-8

I. 张…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006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87×960 1/32 开本 6.125 印张 84 千字 插页2

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 6000册

定价:8.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 | | |
|-----|------------------------------------|
| 一 | 夏夜说梦 |
| 十 | 剪不断的中国结 |
| 十六 | 在陈嘉庚先生墓前的沉思 |
| 二十三 | 世界是傻子的世界
——在厦门大学的一次演讲 |
| 三十五 | 又当桂子飘香时
——(一九九〇~一九九三·巴
金在杭州) |
| 五十六 | 冰心三题 |
| 七十七 | 哦,北京的胡同 |
| 八十三 | 煤城升旗式 |
| 九〇 | 为了给生者和死者一点慰藉 |
| 九十七 | 是真名士自风流
——肖军先生逝世五周年祭 |

- 一一五 他属于大自然
——琐忆赵丹
- 一二六 英年祭
——悼念几位英年早逝的作家朋友
- 一三八 送艾青同志远行
- 一四七 写在银杏树叶飘落的时候
——悼海伦·F·斯诺
- 一五七 心债难忘
——记秦瘦鸥先生和我的一段往事
- 一六九 让人生充满理解和希望
——致史铁生
- 一七五 你是个有恒产也有恒心的人
——致贾平凹
- 一七九 哦,你这大森林的儿子
——致乌热尔图
- 一八五 后 记

夏夜说梦

夏夜多梦。有时从梦中醒来，不禁辗转反侧，想要追回梦中的境界。追不回来，仍然要苦思默想，甚或朦朦胧胧的，把梦中的事情和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梦想，哪是现实?!

和现实生活一样，梦也有好梦、噩梦和平庸的梦的分别。平庸的梦，做过就忘了。噩梦做多了，就连梦也不敢再做了。连梦也不敢再做的日子，实在太凄凉了。而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有过这种经历。只有那种充满美好憧憬、美好希冀的梦，才是梦的精华。梦想云云，其实是关于理想的又一种诗化、浪漫化了的说法。好梦成真，就是一种理想的实现。梦想没有实践的机会，便永远只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

幻想。

我是一个喜欢做梦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也经常在梦里行走，在梦里飞翔；经常沉湎在梦的境界里，为追逐一个个新的梦境而神醉魂驰，而搏击不止。

因为这样，我也特别爱听别人说梦。前些时候，在北京王府饭店的水晶厅里，我就听到一个在美国 SSA 系统软件联合公司供职的年轻人当众说了自己的梦想。他是 SSA(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明钦先生。那一天，是这家公司开业大吉的日子，几百位宾客齐集在水晶厅里，等着聆听他的就职演说。他却只说了很短的一段话。他说：“我不是演说家。我是一个梦想家。我从小就在做一个梦，一个关于中国强大的梦。我梦想在二〇一一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日子，中国能够强大起来。”

从叶明钦先生的话里，我还想到了一个美国人的梦想。他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罗杰伟先生，他在一九八一年开始创办 SSA 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使这家公司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上千名雇员、全年收入超过二亿美元的跨国公司。一九九一年八月，正当他的事业走

向鼎盛时期而他的年龄也只有三十六岁的时候，却忽然宣布辞去董事长和总裁的职务，去实现他从童年时代就萌生了的梦想：献身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文化的研究。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已经十二次来过中国。从一九九一年起，他每年都要来中国住上几个月，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学习汉语。这位曾经是一家赫赫有名的大公司总裁的美国人，和许多普通学生一样，住进简陋的学生宿舍，谢绝一切来访，排除了所有公务，潜心攻读。他去过敦煌，去过西安，去过许多留有唐文化遗迹的地方，每一次都在那些地方留连忘返。他还在美国芝加哥创办了唐研究基金会，自任会长。今年五月，他又拨出一笔款项，要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合作，设立中美文学交流奖。有些人说，他是对中国的盛唐文化入了迷，中了魔，他却一直乐此不疲，越学习越入迷，越研究越有劲头。

我是在罗杰伟先生第九次来中国时，和他结识的。那时，他已经可以较熟练地掌握汉语，能够用汉语对话和讲演。在文采阁，我们邀请了一批作家和他及叶明钦先生等见面。大

家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席间，他向我说：“我也在做中国强大的梦。盛唐时代中国是强大的。盛唐文化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我希望盛唐文化能够在世界上发扬光大，也相信中国一定会再次强大起来。”

关于中国再次强大起来的梦，很多人都做过。一部中国的近当代史，就是由无数仁人志士用他们这种轰轰烈烈的梦想和为之献出的青春、生命与鲜血谱写成功的。死去的人，人们一直在纪念他们。后来者又在继承他们的遗志，追寻他们梦想的轨迹，前仆后继地顽强战斗着。这种梦，不仅是像叶明钦先生这样的炎黄子孙一直在做着，世界上其他民族中像罗杰伟先生这样对中国怀有友好情谊的人，也一直在做着。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这将不只是一种梦想，而且是在不久的将来，就一定能够实现的现实。

人不能只在梦里生活，但又不能没有梦。没有梦的世界，太枯燥、太乏味了。没有梦的人生，简直是枉活了一世！

我们曾经有过多梦的年代。那时候，许多绮丽美妙的梦想，曾经那么强烈地吸引过、激

励过、燃烧过我们。在严酷的现实撞击下，有些远离实际的梦想无情地破灭了。它使我们中的一些人，变得更加清醒、更加冷静起来。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多地趋向于现实，梦也变得越来越少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很难用简单几句话说清楚。但我却常常为之感到有几分困惑、几分怅惘、几分淡淡的感伤。

在文学界的朋友中，怀有这种想法的，似乎远不止我一个人。最近读到河南两位作家鲁枢元和李佩甫《关于文学与精神生态的对话》，对我就颇有启迪。鲁枢元是一位有影响的评论家。李佩甫则是我所熟悉的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他们鉴于目前不但在文坛上，而且在社会上，都很欠缺精神这一块，所以提出在社会的温饱问题已经或开始得到解决之后，有重建乌托邦、重建精神家园的必要。鲁枢元认为：“我们以前批判乌托邦，确有其合理的一面，可是不幸的是在批判的同时把它的精华也批掉了，这精华就是——憧憬与信仰，自信与向往，即属于精神层面的那些东西。”

憧憬与信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不可

或缺的东西。如果连这些都没有了，人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才觉得：人不能没有梦，不能没有梦想。

我是一个喜欢做梦的人。不仅在多梦的年代里爱做梦，在那些连梦都不敢再做的日月里，我也常做梦。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也做过关于中国强大的梦。从少年时代起，这个梦想就支配着我的一切。但是，我也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梦。年轻时，我做得最多的是关于文学家的梦。年龄大了，才知道这个梦是最难实现的。搞文学而能成家，谈何容易？！古往今来，真正能够配得上文学家这个神圣称号的人，究有几多？！像我这样的人，一生笔耕不止，也只不过是在文学的殿堂外面徘徊，很难登堂入室。这些年，我做得最多的是关于为文学界做点实事的梦。十几年前，我的“右派”问题平反之后，有了为文学界服务的机遇。那时候，我就曾梦想过要参与筹建一个文学基金会，作为繁荣华夏文学的经济后援组织。如今，这个梦想，在海内外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支持下，总算初步实现了，尽管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我还曾梦想过：要在全中国一些风

景最美的地方，建造一个个为文学家们提供休息、疗养和创作条件的“创作之家”，把杜甫在一千多年前就发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叹，变为现实。这个梦想，现在也已开始得到实现。在深圳、在杭州、在北戴河，陆续建成了第一批“创作之家”，并已使用多年。而一些新的“创作之家”，则正在筹划之中。因为知道挣钱太难了，我还一直在梦想着：要为文学界创建一批有着稳定收入的经济实体，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减轻政府负担。其中一个最大的梦，是想在我的家乡安徽合肥的市中心，建造一座为文学界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的商业性大厦。这个梦，我做了整整十年，几起几落，几下几上，连地基都挖好了，却又几次被迫下马。一位坦诚的朋友，甚至公开嘲笑我：“你呀，在合肥挖了文艺大坑，自己却跑到了北京。”如今，在那个坑的基础上，终于矗立起一座将近两万平方米的“文采大厦”。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当参加筹建的工作人员，从刚刚封顶的文采大厦的十八层楼顶上，点燃起响亮的爆竹，并且把电话打到北京，让我谛听那震耳欲

聋的爆竹声时，我用颤抖的双手紧握住话筒，止不住泪流满面。这时候，只有这时候，我才真正体验到：当梦想得到实现后，那种难以名状的喜悦与激动。

近二三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的梦想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宏大了。我梦想在首都北京为文学界再建一座活动中心，梦想要为体弱多病的中老年作家创办一所医院门诊部；我还梦想设立一项世界性的华人文学大奖，梦想为那些二十一世纪的文学之星们提供更多的出书机会；最近，我更梦想要在京西的崇山峻岭中建一个国际文化名人陵园，给海内外已经故去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名人寻找一片埋骨的热土，让他们的灵魂在祖国的青山绿水间得到永久的安息。这些梦想，一个接着一个。如果在过去，看来都是一场场虚幻的梦。如今，有的已成为现实，有的虽然还停滞在做梦的阶段，但我相信：事在人为，在文学界和社会各界许多爱做梦的人的共同努力下，一些看来还只是梦想的事情，都将有可能逐步变为美好的现实。

能够做梦的人，是幸运的，是有福的。能

够让梦想得到实现，自然是一种更大的幸运、更大的福气。我们经历过一个多梦的年代，又经历了一个虽然短暂但却让人刻骨铭心的不敢做梦的年代，终于迎来了一个可以放胆做各种好梦并且可以通过努力实现一个个梦想的年代。

感谢生活，在给予我许多坎坷和曲折的磨练之后，又给了我做梦的权利，给了我实现一个个梦想的幸运和机遇。我这个喜欢做梦的人，今后还会继续在梦里行走，在梦里飞翔，为追逐一个个新的梦境而继续搏击不止。

夏夜多梦。我这是在痴人说梦么？！不，梦和现实，往往是很难分开的。有的时候，梦比现实更美；也有的时候，现实比梦更美。

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有一个好梦，并且能够好梦成真！

一九九四年

剪不断的中国结

窗外飞着大雪。四顾一派混沌。城市里远远近近的灯光，都迷失在飞舞的雪花之中。半个月来，我抓紧每一个空隙，一直在读《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今夜总算把这厚厚的一摞书读完了。掩卷默想，万千思绪，集结心头。我想从中理出一条主线，脑海里突然跳出三个字：中国结。

这套丛书是由冰心、肖乾和林海音先生作为顾问编选出来的。它的顺利出版，本身就体现了海峡两岸作家之间的深厚情谊。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林海音先生应中国现代文学馆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邀请，特地从台湾赶到北京，在文采阁主持了丛书的首发式。那天，她在北京的旧友新知，一齐聚集在文采阁的大厅内。

室外是寒风瑟瑟，冷雨潇潇；室内则是欢声笑语，春意融融。林海音先生祖籍台湾苗栗，五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在北京度过了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直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又返回台湾。其后四十余年，她一直活跃在台湾的文坛，但她还一直眷恋着自己的第二故乡。她的代表作之一《城南旧事》，就是一个明证。我一边听着林海音先生充满激情的发言，一边回想着电影《城南旧事》里的一个个生动的画面。在那些画面里，始终萦绕着一种包括乡情、亲情、友情等多种复杂情绪在内的巨大情结，其中最为强烈的，即是中国结。

收集在这套丛书里的作家，多数是从大陆迁居台湾的。即使是台湾本土出生的作家，也都把大陆当作母体，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总觉得自己的根仍然在中国大陆。由于海峡两岸长期被人为地分割了开来，他们的乡情便更多地表现为乡思和乡愁。这种刻骨铭心的感情，诗人余光中先生做了淋漓尽致的叙述，他在短诗《乡愁》里这样说：“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

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些发自内心深处又经过精巧的艺术构思的诗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使人读后不能不长久地咀嚼回味，产生无穷的感慨。

我从这些台湾作家的作品里，更联想到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其他一些华人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也都时时、处处流露出对于故国、故乡、故土的风物人情的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情怀，这种几乎成为世界上所有华人作家共同特色的情结，归纳起来，也是中国结。

在地球这个大家庭里，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华人。他们有着共同的肤色，使用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字，从他们出生那天起，他们的父母和父母的父母，就把从祖祖辈辈一代代传下来的许多文化传统用不同的方式又传给了他们。因此，他们的中国结，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不管他们今天生活在地球的哪个方位，也不管他们今天的职业、信仰和处境如何，在他们的身上都有着千丝万缕共同的东西。这是因为：长江、长城、黄河、黄山是他们共同的，屈

原、李白、杜甫、陆游是他们共同的，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是他们共同的，炎黄二帝还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历史上难以尽说的人物，也是他们共同的。包括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在思想、性格和心理上的各种长处和短处，他们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这些东西，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不论有形或无形，都是使他们所以能长久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九九一年冬天，我去美国访问。在纽约和旧金山，见到两位著名华人女作家於梨华和陈若曦。她们两人，都已在美国定居多年，不仅事业有所成，物质生活上也已建立了相当基础。居有屋，出有车，旅游有余钱。但她们仍然心系祖国，每每谈及远隔万里之外的乡土风物人情，仍不觉有动于中而形诸于外。用於梨华教授的话说：“我来美国快四十年了，单在纽约州立大学就教了三十年书，还和一位当过大学校长的美国人结了婚，但我始终还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如果说，我也有根的话，我的根仍然留在中国大陆那块生身的热土上。”

由于工作上的原因，近年来我曾经接触过